

于紹文居士編

佛祖傳略

增四十二章經第十八章隨聞記

研清題

序

余自民國二十一年，由長安來濟南，獲交萊陽于紹文居士，年同來青島，凡余講經，均由居士記錄，二十三年經營湛山寺，與有勞焉，余服其沈酣內典，博聞彊識，適寺校成立，因聘爲教師，每課餘，輒促膝談山家公案，剖精索微，了無遺舛，因勸其爲佛祖作簡單小傳，以導初機，俾知諸宗統系，居士遂取古德舊作，撮其大要，自釋迦文佛以及禪律淨土天台慈恩賢首三論眞言諸宗，分系列名，初祖各綴一傳，都十六篇，提綱挈領，觀者瞭然，曾於民國二十四年初印行世，同時並流通四十二章經第十八章隨聞記，亦居士之筆述者，文簡義明，雅俗共賞，今年春，居士竟以痼疾歸淨土，所願多未遂，未始非法門之憾事也，又余曾講演首楞嚴，及金剛般若，居士記稿初成，尙待整理，是又冀其再來以滿此願耳，茲將佛祖傳略，及四十二



序

二

章經第十八章隨聞記，合印一冊，俾見聞者，藉此作學佛之初階，悟無上之妙理，以此功德，庶可作居士生西上品之資助焉，是爲序。

青島湛山寺 倭 虛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

目

佛祖傳略

釋迦牟尼佛

娑婆世界，（譯曰堪忍世界即三千大千世界之總名也）教主，姓釋迦，（譯能仁）名牟尼，（譯寂默）佛者，具云佛陀耶，（譯覺者）爲一切世間所尊，故又稱世尊，生於印度迦比羅衛國，爲刹帝利種，父曰淨飯王，母曰摩耶夫人，夫人年四十五歲有妊，懷胎月滿，循土俗歸甯分娩，行至半途之藍毗尼園，無憂樹下，遂從右脅誕生王子，神龍澍水以澡其身，地發金蓮以承其足，王子四方各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曰，四維上下，唯吾獨尊，作此言已，卽復示現嬰兒常態，時周昭王二十四年，歲在甲寅，四月八日也，父母名之曰悉達多，（譯一切義成）年七歲，王命學士選友，教以文字典籍，至十歲，又命武士忍天授以技術，皆以宿慧，不學而能，全國人士，莫與倫比，年十六，王爲行灌

頂禮，立爲太子，年十七，納耶輸陀羅爲妃，後生一子曰羅睺羅，太子年十九，遊觀四門，見人老病死之苦，及沙門出家之樂，心大感動，志求出離，決計出家，屢請於父，皆不許，且嚴加防範，二月八日夜，太子乃自乘馬越城，北入山中，脫寶飾，剃鬚髮，著袈裟，永棄轉輪王位而作沙門矣，（沙門譯勤息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嗔癡，乃出家人之通稱也）太子既出家，王知其志不可回，乃遣宗親五人爲侍，卽憍陳如，跋提，跋波，摩訶男，阿說示也，太子偕侍者，先訪毘耶離城附近之仙人阿羅邏迦蘭，學無所有處定三年，又至王舍城外森林中，訪鬱陀迦羅摩子，學非想非非想處定三年，皆已得定，知其非究竟解脫，棄之，乃至雪山，習諸苦行，日食一麻一麥，如是者六年，知苦行非成佛之因，乃趨尼連禪河，浴身積垢，受牧女乳糜之供，氣力漸復，五侍者見之，以爲其信行退轉，去之鹿野苑，太子乃獨往摩竭陀國之菩提道場，道場有樹，曰畢鉢羅樹，樹下有石臺，曰金剛座，太子自敷吉祥草，東向跏趺而坐，端

身正念，誓成正覺，於時天龍等，知一切義成菩薩成佛，衆生得度，歡喜讚歎，而欲界天頂之魔王，憂佛成道，滅其眷屬，乃率魔女魔軍，先後來相嬈亂，菩薩毫不爲動，魔王懺悔降伏，十二月八日，明星現時，廓然大悟，無上正覺，於斯證得，而娑婆世界，佛出現矣，時距太子之生，蓋三十年云，佛既成道，不起於座，稱性而談華嚴大經，然惟法身大士，乃得見聞，凡夫聲聞，如聾如瞽，佛愍此輩，乃示劣應之身，先往鹿野苑，爲憍陳如等五人，說四諦法輪，令其知苦斷集，慕滅修道，而證阿羅漢果，（譯無生）次往摩竭陀國，化優樓迦葉兄弟三人，率弟子千人歸佛，國主瓶沙王，施竹林園爲佛精舍，耶舍長者子率友五十人，舍利弗，目犍連，率弟子二百人，先後歸佛，大迦葉久修頭陀行，亦到竹林精舍歸佛，佛分半座共坐以示優異，旋受給孤獨長者請，住舍衛城外祇桓精舍，佛成道已六載，國人迎之還國，以見父王，淨飯王大喜，因詔其族五百貴子，從之出家，佛遊化各國，北起雪山之麓，南達波羅奈斯，西則

拘睺彌，東則瞻波，多在恒河流域，而居於竹林祇桓兩精舍之時爲尤多，佛既度諸弟子，成阿羅漢，復說方等諸經，令彼小機，回向大乘，遂廣宣般若法門，發揮大乘奧義，最後在靈鷲山，說妙法蓮華經，直顯吾佛出世本懷，欲令衆生咸皆作佛，佛年七十九，以化緣已周，乃昇忉利天，爲母摩耶夫人說法，返而示入涅槃，（譯不生不滅）至拘尸那城，娑羅林中，雙樹之間，敷床右脅而臥，受金工純陀最後之供，復度須跋陀羅爲最後弟子，乃告阿難，佛滅度後，汝輩當依止四念處，及以波羅提木叉（譯別解脫，卽戒也）爲師，此佛最後之教誡也，佛滅度後，遺骸殮以金棺，待七日後大迦葉到，佛自棺中出雙足示之焉，闍維（譯火葬）後得舍利（譯靈骨）八斛四斗，於是天帝龍王，摩竭陀國等八大國王，及釋迦族人等，共分靈骨，各建寶塔供養焉，時周穆王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。

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

摩訶迦葉尊者，摩竭陀國人也，爲婆羅門種，父曰飲澤，母曰香志，尊者生而徧體金色，因名迦葉波，譯飲光，懇求父母允許，出家爲沙門，入山以頭陀行自修，會空中有聲告曰，佛已出世，請往師之，尊者趨竹林精舍，特申禮敬，佛乃分座命坐，時大衆皆驚，謂其何以與此，佛爲衆說其夙緣，以斷羣疑，尋爲之說法，尊者卽座成道，後佛在靈鷲山，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華獻佛，世尊拈華示衆，人天百萬，悉皆罔措，獨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，世尊曰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正法，今付於汝，汝當護持，并勅阿難副貳傳化，無令斷絕，佛復謂尊者曰，吾將金縷僧伽梨衣，亦付於汝，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，俟其出世，宜謹守之，尊者敬奉佛勅，佛旣滅度，尊者告諸比丘曰，佛已荼毗，（譯火葬）金剛舍利，宜與人天爲其福田，我等宜當結集法眼，無令斷絕，乃說偈曰，如來弟子，且莫涅槃，得神通者，當赴結集，於是得神通

者，悉集王舍城外，耆闍崛山畢鉢羅窟，惟阿難以漏未盡，不得預會，終夕思維，及曉乃證阿羅漢果，由是得入，迦葉尊者白衆言，此阿難比丘，多聞總持，有大智慧，常隨如來，梵行清淨，所聞佛法，如水傳器，無有遺餘，佛所讚歎，聰敏第一，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，（譯經藏）大衆默然，尊者告阿難曰，汝今宜宣法眼，阿難聞語信受，觀察衆心而宣偈言，比丘諸眷屬，離佛不莊嚴，猶如虛空中，衆星之無月，說是偈已，禮衆僧足，升法座而宣是言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，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，迦葉尊者問諸比丘，阿難所言，不錯謬乎，皆曰不異世尊所說，尊者次命優波離結集律藏，阿難結集阿毗達摩藏，結集既畢，自念衰老，宜入定於鷄足山以待彌勒，乃告阿難曰，昔如來將般涅槃，以正法眼付囑於我，我將隱矣，此復付汝，汝善護持，阿難作禮奉命，尊者乃持僧伽梨衣，入定於山。

西天二祖阿難尊者

阿難尊者，迦比羅衛國人，白飯王之子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，名阿難陀，譯慶喜，如來成道之夕生，王之家大喜且慶，因以名之，投佛出家，多聞博達，智慧無礙，世尊以爲總持第一，命爲侍者，佛入涅槃，尊者結集經論各藏，永爲人天眼目，萬世攸賴，尊者行化既久，垂入涅槃，至殞伽河中流，跏趺而坐，山河大地、六種震動，雪山有五百仙人，覩茲瑞應，飛空而至，禮尊者足，胡跪白言，我於長老，當證佛法，願垂大慈，度脫我等，尊者默然受請，卽變菟伽河悉爲金地，爲仙衆說諸大法，尊者復念，先所度脫弟子，應當來集，須臾五百羅漢，從空而下，爲諸仙人出家授具足戒，其仙衆中有二阿羅漢，一名商那和修，一名末田底迦，尊者知是法器，乃告之曰，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，迦葉入定而付於我，我今將滅，用傳汝等，護持正法，無令斷絕，復謂末田底迦曰，昔佛記云，滅度五百歲中，汝當於罽賓國敷宣大法，宜往以興教化

尊者乃踊身虛空，現十八變，入風奮迅三昧而滅，分舍利爲四分，一奉忉利天，一奉娑竭羅龍宮，一奉毗舍離王，一奉阿閼世王，各起寶塔而供養之。

三祖商那和修尊者

（自三祖至十一祖無傳詳見傳法正宗記）

四祖優波鞠多尊者

五祖提多迦尊者

六祖彌遮迦尊者

七祖婆須蜜尊者

八祖佛陀難提尊者

九祖伏馱蜜多尊者

十祖脅尊者

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

十二祖馬鳴大士

馬鳴菩薩，波羅奈國人也，父名盧伽，母名瞿那，當佛入滅六百年降生，初生時，感動諸馬悲鳴不已，故號馬鳴，從富那夜奢尊者出家，尊者語大眾曰，此大士者，昔爲毗舍離國王，有一類人，如馬裸露，王運神力，分身爲蠶，民乃得衣，王後復生中印度境，人馬皆悉感戀悲鳴，因號馬鳴，摩訶摩耶經中，如來記云，吾滅度後，六百年已，諸外道等，邪見競興，毀滅佛法，有一比丘，名曰馬鳴，善說法要，度人無量，降伏一切邪見外道，此其時也，菩薩既受大法，建立法幢，摧伏異道，宗諸契經，造論百餘部，顯揚妙旨，破斥邪見，後因文多義邈，淺識難窺，復依華嚴密嚴等百部大經，造大乘起信論，其文約義豐，解行雙備，上中下根，見聞信受，並入法界，後在華氏國轉大法輪，忽有老人坐前仆地，菩薩曰，此非庸流，當有異相，言訖不見，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，旋復化爲女子，右手指大士而說偈曰，稽首長老尊，當受如來記，今於此地上，宣通第一義，言訖瞥然不見，大士曰，將有魔來，少頃，風雨暴至，天

地晦冥，大士曰，魔來，信矣，吾當除之，卽指空中現一大金色龍，奮發威神，震動山嶽，大士儼然於座，魔事隨滅，經七日，有一小蟲，大若螻蛄，潛形座下，大士以手取之，示衆曰，斯乃魔之所變，盜聽吾法耳，放之令去，魔不能動，告之曰，汝但歸依三寶，卽得神通，遂復本形，作禮懺悔，大士問曰，汝名誰何，眷屬多少，答曰，我名迦毘摩羅，眷屬三千，問曰，盡汝神力，變化若何，答曰，我化巨海，極爲小事，問曰，汝化性海得否，對曰，性海我未嘗知，大士卽爲說性海義曰，山河大地，皆依建立，三昧六通，由茲發現，摩羅聞已，遂發信心，與諸徒衆，俱來求度，大士乃召五百羅漢，與授具戒，復告之曰，如來正法眼藏，今當付汝，囑已，卽入龍王奮迅三昧，挺身空中，如日輪相，然後示滅。

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(無傳)

十四祖龍樹菩薩

龍樹菩薩，南印度貝拉爾人也，爲波羅門種，一名龍勝，亦名龍猛，天性奇悟，智慧淵深，佛滅後七百年降生，得法於摩羅尊者，遊化南印度各國，彼邦之人，多信福業，菩薩爲開示佛性之義，聞者回心，有長者子，名迦那提婆，與彼徒衆等，咸願出家，菩薩爲之剃髮，集衆聖爲授具戒，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，作大幻術，菩薩化之，令歸三寶，菩薩既從龍宮誦出華嚴經十萬偈，又開南天竺鐵塔，誦出大日經金剛頂經各十萬偈，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等，垂之後世，又造十住毗婆沙論，中有易行品，謂至無上道，得不退轉，有難行易行二道，難行道，乃不惜身命，晝夜精進，得不退轉，易行道，則念阿彌陀佛等之佛名，而速疾得不退轉也，難行道屬於自力，易行道屬於他力，龍樹菩薩唱此他力往生之教，佛已於大乘入楞伽經，預有懸記，經曰，南天竺國中，大名德比丘，厥號爲龍樹，能破有無宗，世間中顯我，無上大乘法，得初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，故菩薩一身爲大乘顯密兩教八宗之祖，後付法上首弟子迦那提

婆，入月輪三昧，廣現神變，復就本座，凝然禪寂，提婆與四衆建寶塔以葬焉。

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(自此至二十七祖無傳)

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

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

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

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

二十祖奢夜多尊者

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

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

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

二十四祖師子尊者

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

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

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

無著
天親菩薩

婆藪槃豆菩薩，譯天親，或譯世親，北印度犍陀羅國人也，佛滅後九百年而生，兄弟三人，皆名婆藪槃豆，長兄別稱阿僧伽，譯曰無著，小弟別稱比鄰持跋婆，中子獨以通名稱，即天親菩薩也，無著菩薩先從小乘彌沙塞部出家，後信大乘，在阿踰陀國城南五六里，有大伽藍，無著菩薩夜昇兜率天宮，於慈氏菩薩所，受瑜伽師地論，莊嚴大乘經論，中邊分別論等，晝則爲衆說法，宣講妙理，天親菩薩從薩婆多部出家，研學小乘，造俱舍論，初謗大乘，及至無著菩薩所聞十地經感悟追悔，甚深妙法，昔所未聞，誹謗之愆，源發於舌，舌爲罪本，今宜除斷，即執鋏刀，將自斷舌，無著告之曰，諸佛聖教，斷舌非悔，昔

以舌毀大乘，今以舌讚大乘，補過自新，猶爲善矣，杜口絕言，其利安在，天親承命，遂不斷舌，諮受大乘，研精覃思，製大乘論凡百餘部，盛弘於世，壽八十，寂於阿踰陀國，初無著天親，及無著弟子師子覺，相約曰，凡修行業，願覲慈氏，若先捨壽，得遂宿心，當相報語，以知所至，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，天親菩薩尋亦捨壽，時經六月，亦無報命，時諸異學，咸皆譏誚，以爲天親及師子覺，流轉惡趣，遂無靈鑒，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，方爲門人教授禪定，燈光忽暗，空中大明，有一天仙乘虛下降，卽進階庭，敬禮無著。無著曰，爾來何晚，今名何等，對曰，從此捨壽，往兜率陀天慈氏內院，衆蓮華中生，蓮華纔開，慈氏讚曰，善來廣慧，善來廣慧，旋繞禮拜訖，卽來報命，無著曰，師子覺今何所在，曰，我旋繞時，見師子覺在外衆中，耽著欲樂，無暇相顧，詎能來報，無著曰，慈氏相好如何，演說何法，曰，慈氏相好，言莫能宣，演說妙法，義不異此，然菩薩妙音，清暢和雅，聞者忘倦，受者無

厭耳。

譯經三藏法師鳩摩羅什

鳩摩羅什，此云童壽，天竺人也，父鳩摩炎，母爲龜茲國王之妹，故又爲龜茲人焉，生而穎異，七歲從母出家爲沙彌，日誦千偈，及長，博通大小乘經論，兼善外道四韋陀典，及五明論，陰陽星算，莫不畢盡，年二十，受戒於王宮，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，什道流西域，名被東國，符堅遣將呂光，率兵七萬，伐龜茲以求羅什，旣破龜茲，得羅什，而符堅爲姚萇所害，呂光遂留關外，自立爲王，及姚興嗣位，始克遣兵迎什入關，弘始三年十二月，至於長安，興待以國師之禮，甚見優寵，自大法東被，始於漢明，涉歷魏晉，經論漸多，而前所譯出，多滯文格義，姚興尊崇三寶，銳志講集，請羅什入西明閣，及逍遙園，譯出衆經，什旣率多語誦，無不究盡，轉能漢言，音譯流便，旣覽舊經，義多

紕繆，皆由先譯失旨，不與梵本相應，於是與使沙門僧碧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，諮受什旨，更令出大品，什持梵本，興執舊經，以相讎校，其新文異舊者，義皆圓通，衆心慙伏，莫不欣讚，什爲人神情鑒徹，傲岸出羣，應機領會，鮮有其匹，且篤性仁厚，汎愛爲心，虛己善誘，終日無倦，以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，卒於長安，是歲晉義熙五年也，茶毗後，薪滅形碎，唯舌不壞。

蓮宗初祖廬山慧遠法師

慧遠法師，雁門樓煩人，姓賈氏，少爲儒，博極羣書，尤善老莊，嘗與其弟慧持，造道安法師，聞講般若經，遂開悟，歎曰，九流異議，特糠粃耳，便與弟剃髮受業，安法師門徒數千，遠居第一，安師嘗歎曰，使道流東國，其在遠乎，後隨安師游襄陽，值亂，師徒分散，臨岐皆蒙訓誨，惟師不聞一言，乃跪請曰，獨無訓勅，懼非人例，安師曰，如汝者，豈復相憂，師於是與弟子數十人

，適荊州，欲往羅浮山，抵潯陽，見廬山清淨，遂住龍泉精舍，沙門慧永在西林寺，要師同止，而師徒屬已廣，來者日多，乃建寺於東，號稱東林，經營之際，山神降靈，其夕大雨雷震，詰旦，良木奇材，羅列其處，乃建殿名曰神運，晉刺史桓伊，躬親神異，奏立寺焉，時天下奇材，多隱居不仕，聞遠公之風，皆來從之，師謂劉程之等曰，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，當加勉勵，遂同於無量壽佛像前，建齋立誓，期生淨土，由是集十八高賢，結社念佛，貞信之士，至一百二十三人，棲心淨業，獨陶淵明嗜酒，以山中無酒，乃攢眉而去。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六日，師合掌面西而逝，壽八十有三。

附錄蓮宗十二祖名號

二祖長安善導法師

三祖南嶽承遠法師

四祖衡州法照國師

五祖新定少康法師

六祖永明延壽禪師

七祖昭慶省常法師

八祖天目中峯明本禪師

九祖天寧楚石梵琦禪師

十祖雲棲蓮池禪師

十一祖梵天思齊實賢大師

十二祖紅螺徹悟際醒大師

禪宗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

菩提達摩大師，南天竺香至國王第三子也，從般若多羅尊者出家受法，尊者既付法已，謂師曰，待吾滅後，六十七載，當往震旦，設大法藥，直接上根，慎

勿速行，衰於日下，師遊化國中久之，思震且緣熟，卽至海濱，寄載商舶，以梁大通元年，達南海，刺史蕭昂表聞，詔入見，帝問曰，朕造寺寫經度僧，有何功德，師曰，並無功德，帝曰，何以無功德，師曰，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耳，帝曰，如何是真實功德，師曰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，帝曰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，師曰，廓然無聖，帝曰，對朕者誰，師曰，不識，帝不悟，師知機不契，遂渡江入魏，止嵩山少林寺，終日面壁趺坐，有僧神光，聞師高風，乃往晨夕參承，師不發一言，值天大雪，光堅立不動，遲明，積雪過膝，師愍而問曰，汝當何求，光悲淚曰，惟願和尚慈悲，開甘露門，廣度羣品，師曰，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精勤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豈以小德小智，輕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，徒勞動苦，光聞師誨勵，潛取利刀，自斷左臂，置於師前，師知是法器，乃曰，諸佛最初求道，爲法忘形，汝今斷臂吾前，求亦可哉，遂與易名曰慧可，可請曰，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，師曰，諸佛法印

，非從人得，可曰，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，師曰，將心來與汝安，可良久曰，覺心了不可得，師曰，我與汝安心竟，可大悟，師告之曰，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，展轉至我，今付與汝，汝當護持，并付袈裟以爲法信，又曰，楞伽四卷，可用印心，偈曰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，是爲此土初祖，魏文帝大統二年十月五日，端坐而逝，十二月，葬熊耳山。

附錄禪宗六祖名號

二祖慧可大師

三祖僧璨大師

四祖道信大師

五祖弘忍大師

六祖慧能大師(有傳)

天台宗四祖智者大師

智者大師，名智顓，字德安，姓陳氏，荊州華容人，生而眉分八采，目耀重瞳，有古帝王相，父母藏護，不令人見，七歲，喜往伽藍，僧口授普門品，一徧成誦，十八歲，父母俱歿，投湘東果願寺出家，二十受具戒，從慧曠學律，兼通方等諸經，陳文帝天嘉元年，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，師往禮拜，思曰，昔日靈山同聽法華，宿緣所追，今復來矣，卽示普賢道場法，爲說四安樂行，師日夜刻苦自勵，經二七日，誦法華經，至是真精進，是名眞法供養如來，身心豁然，寂而入定，持因靜發，照了法華，達諸法相，將證白師，思禪師更爲開演，凡自心所悟，及從師咨受，四夜加進，功逾百年，思禪師歎曰，非汝弗證，非我莫識，所入定者，法華三昧前方便也，所發持者，初旋陀羅尼也，縱令文字之師，千羣萬衆，不能窮汝之辯，當於說法人中，最爲第一，陳光大元年，師至金陵，大建元年，儀同三司沈君理請居瓦官寺，講法華經，宣帝停朝一

日，令羣臣往聽，師居瓦官前後八載，常講大智度論，說次第禪門，又爲尙書毛喜出六妙門，大建七年秋九月，始入天台，安居佛隴，九年二月，帝詔割始豐縣賦稅以充衆費，遂創伽藍，左僕射徐陵奏於朝，賜號修禪寺，天台瀕海，民業漁捕，師首唱立放生池，後漁人聞法，好生去殺，三百餘里，俱成法池，陳少主數遣使，請師至金陵，後隋伐陳，國破喪亂，師憩於廬山，隋開皇十一年，晉王爲揚州總管，遣使奉迎，師曰，我與晉王有宿緣，宜赴之，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晉王於總管金城殿，設千僧齋，請授菩薩戒，法師謂王曰，大王紆遵聖戒，可名總持，王贊師曰，大師傳佛法燈，宜稱智者，十二年八月，師往衡山，營建功德，酬師恩也，十二月，至荊州，爲報生身地恩，於當陽玉泉山，創立精舍，山神漢將軍關羽，顯靈皈依，建寺供養，求受戒法，師秉鑪授以五戒，於是神之威德，昭布奕世，十三年，晉王以創寺因緣奏上，賜名玉泉寺，師連年在此講法華玄義，及摩訶止觀，十五年九月，師辭晉王歸天台，十

七年十月，晉王遣使入山奉迎，師隨使出山至石城，有疾，右脅西向而臥，專念彌陀觀音名號，令侍者唱法華無量壽二經，爲最後聞思，弟子智朗請曰，不審師入何位，沒此何生，師曰，吾不領衆，必淨六根，爲他損己，祇五品耳，吾諸師友，侍從觀音，皆來迎我，跏趺唱三寶名，如入三昧，時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也，世壽六十，僧夏四十。

附錄台宗十七祖名號

高祖龍樹尊者

二祖北齊慧文大師

三祖南嶽慧思禪師

四祖天台智者大師

五祖章安灌頂尊者

六祖法華智威尊者

七祖天宮慧威尊者

八祖左溪玄朗尊者

九祖荆溪湛然尊者

十祖興道道邃尊者

十一祖至行廣修尊者

十二祖正定物外尊者

十三祖妙說元琇尊者

十四祖高論清竦尊者

十五祖淨光義寂尊者

十六祖寶雲義通尊者

十七祖法智知禮尊者

三論宗嘉祥吉藏大師

吉藏大師，其先安息國人，其祖避仇，移家南海，後移居金陵而生大師，以自安息國出，故亦稱胡吉藏焉，師年七歲，從法朗法師出家，有穎悟之譽，具戒後，聲聞益高，陳桂陽王欽奉之，及隋定江南，師東遊，止於嘉祥寺，開皇末年，煬帝時爲晉王，「置四道場於其藩邸」，引師入慧日道場，優賞殊渥，晉王又置日嚴寺於京師，延師居之，使振道於中原，及唐興，高祖聞師之聲望，優禮之，列於十大德之一，使綱維法務，齊王元吉，欽其風猷，以之爲師，使屈居延興寺，武德六年五月圓寂，壽七十五，師顯揚龍樹提婆之旨，爲三論宗中興之祖，以居嘉祥寺，故世稱嘉祥大師。

慈恩宗玄奘法師

玄奘法師，洛陽陳氏子，幼出家，年十三，通維摩法華涅槃諸經，攝大乘阿毗

曇婆沙等論，唐武德五年，師年二十，於成都受具戒，坐夏學律，五篇七聚之宗，一徧斯得，後到趙州，謁深法師，學成實論，又入長安，就岳法師學俱舍論，師既徧謁衆師，備聆其說，詳考其義，各擅宗途，驗之聖典，亦隱顯有異，莫知適從，乃誓遊西方，以問所惑，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，卽今之瑜伽師地論也，貞觀三年，詣闕上表，往西域取經，帝不許，師私遁出玉門關，抵高昌葉護等國，展轉西去，途歷四載，萬死一生，至摩揭陀國那爛陀寺，從正法藏卽戒賢法師，受瑜伽師地論，唯識宗旨，兼學順正理，顯揚，對法，因明，聲明，集量，及中百各論，其俱舍，婆沙，六足，阿毗曇等，前已聽訖，至此尋讀決疑而已，研學五載，尋遊南北天竺諸國，徧習小乘衆論，復還摩揭陀國，往杖林山，居士勝軍論師所，留二年，就學唯識經論，兼問瑜伽因明等疑，師周遊西域，十有七年，經歷一百三十國，凡如來所化遺跡，無處不至，總得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，以貞觀十九年，歸自西域，長安留守房玄齡表聞，詔見

於東都儀鸞殿，帝曰，師去何不相報，曰，表曾三上，不蒙諒許，乃輒私行，帝曰，師能委命求法，惠利蒼生，朕甚嘉焉，勅就弘福寺翻譯諸經論，命房玄齡監護，資備所須，概出天府，貞觀二十二年六月，帝製法師新譯經大唐三藏聖教序，麟德元年二月，師命弟子普光，抄錄所譯經論，凡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又召門人造像設齋，與衆辭決，令左右念彌勒如來，初五日夜，右脅而逝，壽六十五。

附錄慈恩宗三祖名號

初祖西天戒賢法師

二祖三藏玄奘法師

三祖慈恩窺基法師

律宗九祖終南山道宣律師

道宣律師，京兆人，姓錢氏，吏部尚書申之子，母夢月輪貫懷而孕，生時母夢

梵僧語之曰，所誕者梁之僧佑律師也，及長，出家，以律自持，感天人送饌，天童給侍，行道心勞疾作，忽毗沙門天王授以補心之方，卽今之補心丹也，師以戒壇未合律，躬自負土，準律新之，在西明寺行道，中夜臨砌蹶仆，有少年介冑擁衛之，得無傷損，師問汝爲誰，神曰，弟子博又天王子張瓊也，以師戒德，故來侍衛耳，師問以世尊在世及滅度之事，瓊一一言之，計三千八百事，隨錄爲感通傳，神又以所寶佛牙授師，律師撰有內典錄，釋迦譜，三寶感應錄，四分羯磨戒本律疏，續高僧傳，廣弘明集，佛道論衡，及感通傳等書，八十餘卷行世，乾封二年十月初三日示寂。

附錄律宗九祖名號

始祖曇無德尊者

二祖曇摩迦羅尊者

三祖北臺法聰律師

四祖雲中道覆律師

五祖大覺慧光律師

六祖北齊道雲律師

七祖河北道洪律師

八祖弘福智首律師

九祖南山道宣律師

禪宗六祖慧能大師

慧能大師，姓盧氏，其先范陽人，父行瑫，武德中左官新州，遂家焉，師三歲喪父，母守志鞠育，及長，家貧，採樵養母，一日，負薪入市，聞客讀金剛經，遂悟，問客曰，此何法也，得於何人，客曰，此名金剛經，得於黃梅忍大師，師遂告母以爲法尋師之意，至韶州，遇尼無盡藏讀涅槃經，尼問經字，師曰，字則不識，義則請問，尼曰，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，師曰，諸佛妙理，非關

文字，尼驚異告衆，營葺古寶林寺以居之，師念大法，直造黃梅之東山，謁五祖忍大師，時高宗咸亨二年也，五祖問曰，汝自何來，師曰，嶺南來，祖曰，欲求何事，曰，惟求作佛，祖曰，嶺南人無佛性，師曰，人有南北，佛性豈有南北乎，祖知是法器，乃曰，著槽廠去，師入碓房，腰石舂米，八閱月，五祖令徒衆各書偈呈解，上座神秀書偈曰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，師聞偈，乃作一偈，倩人書之，偈曰，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，五祖見之，自入碓戶，令三更入室，遂付大法，并授衣鉢，令隱於懷會之間，待時宏法，儀鳳元年正月，師至南海法性寺，時印宗法師講涅槃經，座下二僧，見風吹旛動，一謂風動，一謂旛動，爭議未決，師曰，非風非旛，仁者心動，印宗聞之，知是異人，問之，始知其爲廬居士也，時黃梅衣鉢南來之說，海內爭傳，遂請出示衣鉢，一衆驚歎，乃集諸名德，爲師剃髮於菩提樹下，智光律師爲授具戒，印宗集緇白千餘人，送歸寶林寺

，開東山法門於曹溪，座下開悟者，三十餘人，獨青原思南嶽讓稱上首焉；師一日謂衆曰，吾忝受忍大師衣法，今爲汝等信根純熟，但說法要，其衣鉢不須傳也，偈曰，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生，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，睿宗先天二年八月三日，沐浴跏趺而化，壽七十六，塔於曹溪。

附錄五宗七派祖師名號

瀉山靈祐禪師南岳下三世

仰山慧寂禪師南岳下四世

以上瀉仰宗

洞山良价禪師青原下四世

曹山本寂禪師青原下五世

以上曹洞宗

臨濟義玄禪師南嶽下四世

以上臨濟宗

雲門文偃禪師青原下六世

以上雲門宗

清涼文益禪師青原下八世

以上法眼宗

黃龍慧南禪師南嶽下十一世

以上臨濟宗黃龍派

楊岐方會禪師南嶽下十一世

以上臨濟宗楊岐派

華嚴宗賢首法藏國師

法藏法師，字賢首，中宗錫號國一法師，俗姓康氏，其先康居國人，顯慶三年，師年十六，煉一指於岐州法門寺舍利塔前，作法供養，誓悟佛乘，次年，智

儼和尚於雲華寺講華嚴經，師禮爲弟子，深入無盡，咸亨元年，師年二十八歲，奉勅削染於太原寺，仍詔爲住持，上元元年，有旨命京城十大德，爲師授滿分戒，賜號賢首，復詔師於太原寺講華嚴經，證聖元年三月，詔於東都大徧空寺，同實又難陀再譯華嚴，弘景圓測神英法寶諸德共譯，復禮綴文，師爲筆受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，衆覩禎祥，競加精練，太后時幸其寺，親受筆削，施供食饌，次移佛授記寺譯，聖歷二年十月八日譯畢，佛授記寺諸大德，請師開演，勅令十五日啓講，至臘月十二日晚，講華藏世界海震動之文，講堂及寺宇，忽然震吼，道俗數千，歎未曾有，天后召對長生殿，問華嚴宗旨，師指殿前金獅子，說六相十玄五教之義，則天遂悟解其旨，中宗禮爲菩薩戒師，人皆稱師爲華嚴和尚而不名，睿宗內禪，亦請師授菩薩大戒，師平生糞掃其衣，禪悅爲食，戒忍自守，弘法利生爲務，講華嚴經，三十餘徧，著華嚴探玄記四十卷，華嚴著述三十餘卷，楞伽密嚴梵網法華諸經疏，起信論十二門論疏，共二十

餘卷，先天元年十一月十四日，於西京大薦福寺，吉祥而逝，壽七十歲，僧臘四十三。

附錄華嚴宗五祖名號

初祖帝心法順大師

二祖雲華智儼大師

三祖賢首法藏大師

四祖清涼澄觀大師

五祖圭峯宗密大師

瑜伽宗不空三藏法師

不空三藏法師，西域人，幼孤，隨叔父觀光東國，年十五，師事金剛智阿闍梨，求學瑜伽義，智授梵本聲明論，旬日成誦，奇之，引入金剛道場，驗以擲花，謂爲勝已，師初求五部大法，智不許，師擬入天竺求之，智一夕夢京城佛像

皆東行，及寤，以詰不空，不空啓以西遊意，智曰，汝有受道之資，吾何靳哉，卽授五部及蘇悉地儀軌，金剛智入寂，師奉遺教，游天竺以廣其學，至師子國，遇龍智阿闍梨，授以十八會金剛灌頂，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，傳經論五百餘部，天寶五年，自西域還，詔入內結壇，爲帝灌頂，賜號智藏國師，天寶十二載，西番大食康居等國兵圍涼州，帝請師救之，師結壇誦仁王密語，有神介胄而至，帝問何神，師曰，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，師誦密語遣之，四月二十日，西涼奏報，二月十一日，城東北雲霧間，神兵長大，城北門樓有天王，怒視番師，鼓角凌雲而至，西番畏懼，卷甲遁去，帝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，此其始也，肅宗代宗，皆尊爲灌頂國師，代宗並加號大廣智三藏，大歷六年，進所譯經，凡一百二十卷，七十七部，九年六月十五日，香水澡浴，吉祥安臥而寂，世壽七十，僧臘五十。

附錄瑜伽五祖名號

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

二祖不空灌頂國師

三祖慧朗灌頂法師

四祖龍門無畏法師

五祖大慧一行法師

按以上所列次序，四五兩祖名稱，實不允協，因善無畏曾爲不空之師，而一行先從善無畏受學，開元八年，又從金剛智親受灌頂，則皆不應列慧朗之後也，如以金剛智不空慧朗三祖，一脉相傳，不便間廁，則別稱善無畏一行爲胎藏部初祖二祖，亦未爲不可，以無畏三藏，固以傳胎藏部著稱也。

四十二章經隨聞記

倅虛法師在青島佛學會講 一月三十一日

于紹文筆錄

佛言。吾法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。會者近爾。迷者遠乎。言語道斷，非物所拘。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。

此爲第十八章，佛說修行之法，前章爲見道，本章爲修道。見道而後修道，故順序而說。此章尤爲重要，人宜細心研究。修行是從何處下手呢？不外身口意三業。吾人造善業，惡業，不動業，出世業，皆不離此身口意三者，今既曰修行，當然不是造惡業，而是在善一方面說。善業又分世間善出世善二種，佛法修行當然屬於出世善業。但是修行有兩種歧路，人最易誤犯；一者執着有相有爲爲修行，落於世俗常見；二者以消極無爲爲修行，落於外道斷見；此二皆非修行正軌。佛所指示，令人精勤三業，不落有無斷常二邊，乃

了義之極談，精微奧妙之法也。佛言吾法之法字，卽規則。佛言修行並無別的規則，不過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而已。念者意業，行者身業，言者口業，總而言之曰修，卽修此三業，此正說三業精勤不落有無之意也，念無念念者，念此無念之念也，念者想念，又名觀念，卽吾人之思想。此處不用想字而用念字，卽因世人妄想紛飛，胡思亂想，不合正理，觀念則能觀察道理而起正念，故用念字，令人注意。佛法是心法，故處處離不了思想，升天，入地，成佛，作衆生，皆吾人當下一念爲之，別無他法，修行亦是以此一念作材料。吾人試靜坐片刻，覺念頭忽起忽落，忽然想到此處，忽然想到彼處，剎那剎那，刻刻不停，則人之有念，毫無疑義。何以能無念呢？要知道人若無念，便同於土木金石，縱能勉強抑制不令起念，亦是暫時如石壓草，不是根本辦法。印度外道修無想定，卽強制念不得起，其結果或生無想天，或變金石土木，山中所出珍寶玉石，多半爲此類人精神所化

。佛法不說斷滅相，豈能教人修此不究竟之法。然則無念作何解釋？曰。佛法卽念離念，斯名無念，非一切不思而後名無念也。此卽念離念，於念上知其當體卽空，故念卽無念，吾輩凡夫人人皆是如此，特不自知耳。現舉一例以明之。如有人忽念家中五十畝地，此一念也。試問念體何在？地是田地，不名念也，心中知覺，不名念也，外有田地，內有知覺，合而名念，地爲所念，知覺爲能念，能所和合而後有念，所念是相分，能念是見分，離所念則能念不能孤起，離能念則所念亦無分別，故離所無能，離能無所，能所分離，則念無所存，由是觀之，念無自體，故曰當體卽空，是於念上卽知其無念。既了知無念之意義，則知無念之念，是無念而念，念而仍無念也。有念是常見，無念是斷見，今念而無念則非有，無念而念則非無，故曰念無念之念不落有無斷常二邊，此佛教人之微意也。或曰，佛說法常說非有非無，令人不可捉摸，徒增迷惑。答曰，佛說法原爲衆生除迷，豈有令人更增迷悶之理

，皆因衆生無始以來，迷執深厚，對於宇宙真理，不能明了，自生顛倒耳。世人皆以爲是則是，非則非，對於一切事物，強立標準，好爲是非之爭論，殊不知天下固無絕對真是非，標準亦無一定，不過人云亦云而已。萬物皆無自體，刻刻變化，從何處立是非標準，如木質之物，遇火成灰，由灰成土，由土成磚，由磚造室，子細推求，向之木質，果何所在？是非好醜，以何爲憑？可知一切事物，變化無窮，皆非固定，世間一切現象，無非因緣和合而成，緣離則散，本無自體，故佛說空，是一切物當體卽空，是於有上說空，不是滅有歸空及斷滅空頑虛空。若人執着於空，佛又爲說有，或亦有亦空，或非有非空，以破其迷執。總而言之，世間本無有，無，亦有亦無，非有非無，四句之事，因衆生有四句之迷，佛卽用四句以破之，若無迷情，不但四句是戲論，一句也用不着。無奈世人好計名字，對於種種物，爲立種種名，如此則爲是，不如此則非是，由無始以來，普遍計度，代代相傳，以至於今

，牢不可破，在事物本體上，何嘗有是？佛愍其愚，爲掃其迷，故用遮詮，一切俱非，令雲開月現。而衆生必欲求其表詮，於非有非無之中，問究竟果是何物，不知一名既立，僅表一德，不能賅理之全，掛一漏萬，與真理不能相應，故佛說法恒用遮詮，不用表詮。衆生不肯回光返照，永遠用其徧計執情，打破砂鍋問到底，亦不能領悟一分，如何能與佛慧相應呢！吾人學佛，本爲了生死，執情不除，生死根株永不得拔。或云，既知生死本空，何必怕生死。答曰，此言說時容易，到實行時往往作不到，皆因平時身體觀念太切，佛法觀念不熟，自然不易解脫，若常由觀念上修持，則根本解決自易。如念無念之念，觀此現前一念，是何模樣？妄想紛飛，從何處來？一照卽了，當體全空，覓妄念了不可得。如二祖慧可求初祖達磨爲之安心，初祖曰，將心來與汝安，二祖曰，覓心了不可得，初祖曰，與汝安心竟。此念不可得之明證也。能常念無念之念，漸能了達知覺一邊，見偏真理，名曰明心，爲見

道位。再進而融合相分，證入中道，知法法皆是自心，名曰見性成佛。故能念無念念，則能獨善其身，生無生相，死無死相，了脫生死，可以見諸實行。行無行行者，不落陰入處界之有行，不落執理廢事之無行，常行六度萬行之菩薩行也。行非色法，亦非心法，乃色心不相應之法，如講經是行，既非經本是講經，亦非人是講經，然亦不離人與經本，是爲講經。金剛經云，若心有住，則爲非住，蓋心住於色聲等法，則不能住於般若。行亦如是，若行於五蘊六塵，則不能行於般若，而六度萬行，行於般若，行卽無行，非一切不行名無行也。果能行無行之行，則亦不落二邊，常行中道矣。言無言言者，既有此無相之行，卽可以言語化導於人，因機施教，應病與藥，不失人亦不失言，如鐘之因扣而鳴，如谷之遇響而應，言無言說相，言語文字卽是解脫。世尊四十九年說法，而謂未說一字，吾人道火何嘗燒口，則知言語性空。試推求言語之本，不外口腔咽喉，鼓盪而成，本無自體，觀一切言語，如

鴉鳴鵲噪，空谷傳聲，則不生執着，煩惱無明等障，以漸銷除，明德自顯，此卽明明德之功也。既知言語性空，而爲化導衆生，不廢言語，是爲無言之言。能言此無言之言，則不同世俗之多言，亦不同外道之緘口，此亦不落一邊者也。總而言之，身口意三者，皆無自體，不如草頭霜露，風中殘燭，能知此意，則世間成破利害，榮辱得失，與我何干。而衆生迷執既久，以身口意爲我及我所，千方嬌縱，百般護惜，於不必憂慮難過之處，無端憂慮難過，眞所謂庸人自擾者也。佛像皆坐蓮花，卽表出淤泥而不染，在塵出塵之意，人能在塵出塵，始可爲大丈夫。然身口意雖無自體，而業果不失，不可執理廢修，但既知其性空而修，則修亦是無修而修，修而無修，不同世俗着相之有修，不同枯寂外道之廢修，故修無修之修，三業精勤而不落二邊也。能領悟此修無修之理，則與佛法相應，故曰會者近爾。不明此理，則去佛法千萬里，不可以數計，故曰迷者遠乎。因不落二邊，無開口處，故言語道斷

。口不能議，則心不能思，故心行處滅。或曰，佛法常說不可思議，究竟有何好處？答曰，口有所議，則心有所思，如開口說燈，卽有燈之表示，有所表示，則心有所着之境，境有順逆，順則貪心起，逆則瞋心生，三毒熾然，流轉生死，皆一開口之過也。既受生死輪轉。則六塵四大，束縛身心，靈知之心，爲此形獄所拘，如無期徒刑之囚，非死不能脫離囹圄，渴則思飲，飢則思食，寒則思衣，倦則思眠，處處爲身所支配，不得絲毫自在，此爲物所拘之苦也。言語道斷，則心不流行，得神遺迹，遠離生死，不爲物拘，得大自在。今世間人不但爲物所拘，心爲形役，且往往隨人言語舌根轉，聽一句好話，喜形於色，聽一句惡語，怒現於面，這個與佛法差多少呢！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一念之差，天地懸隔，毫釐千里，不足爲喻，或升或墜，當下便判，何待須臾哉！以上第十八章已竟。

2

164432
(11)